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九

生日

東方朔甜波上聲風木從西郡國還得聲風木十枝長九尺

出甜波上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

則枝汗死則枝析此木千歲一濕萬歲一枯

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出傳方朔外

後漢地理志南陽二侯國注曰縣北八里有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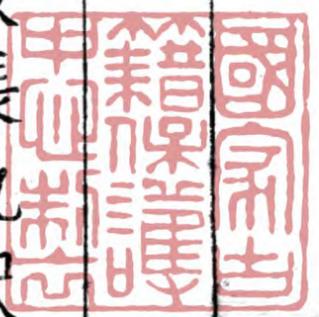
潭水飲者壽百二十歲漢司空王暢太

陳無已有詩上南陽守杜紘紘復徒洛陽縣

故末句云請從今日至雲來月三十解送洛

陽又東坡詩注南陽菊潭上來人其少者皆百

餘歲出坡集羊酒相賀兩家



盧高祖與高祖同日里盧親與太上皇相愛及生

縮傳 添丁 欲為國添丁役也出本

唐明皇王皇后寵衰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
紫半臂為湯餅一斗麪為生日湯餅耶

邢和璞善筭得仙位真人與崔司馬有舊崔
病經年且死心恃邢崔一曰卧室北墻有人

盤聲七日斷不巳墻忽透明經一日穴中如
人處分窺之乃野外有數人荷鋤鑿立云邢真人

一紀見邢輿中謂崔曰公筭盡璞為公論得延
至見邢輿中謂崔曰公筭盡璞為公論得延

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酒赤
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寮啖有

穿雲裂石之聲出玉局文
老尹天府生曰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

錢穆父尹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
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出雲

齊廣錄 金籠放雪衣 丞相生一日籠雀鴿造相
鞏大御善事權貴王丞相一放之每一金放
祝曰願相公百籠取雀鴿一放之每一金放
籠放雪衣出卷遊錄 歲故東坡詩云記得金放
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鉢名
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出法華經

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出林詩

詩

庭下秋分次紫蘭蟠桃為壽菊編爛厭分銅

外歲星今却在金鸞願扶帝力須難老穩踏

龍城立近詩云先生真地行仙任世因循

安道生日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謂清堅

入懷水雪向秋思倚壁蛟龍護畫眠遙想人

天會方友眾中驚到野狐禪又云二年前相

伴影隨身踏破江湖草木春摘石舊痕猶帶

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塗自衛真無敵捷徑

爭先却累入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由自幹

千鈞出同上天岳氣此姚宋出為儒門繼孔

到人間降因天下思姚宋出為儒門繼孔

出杜光庭靜神疑想仰青真此夕長天降

瑞星海上昨聞鵬羽翼人問初見鶴儀刑出

同龔上唐虞得良弼姬孔是前身尼丘鍾骨
際正岳與精神出王禹偁只應門闥懸弧
鯨吸百川空出石敏茗壽語珠聯千軸富賀樽

前身

唐明皇在蜀德宗時年十五有老父曰太孫
乃僖耳龍何畏賊乎出鄴侯傳

劉沆赴舉有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
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久知之叟曰公
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謝而去出青瑣

藝祖居潛日與蒲普遊長安市逢陳希夷召
欽普足痺俾坐席左東怒曰紫微垣一小星
輒據上歲星可手斥之使居席右出湘山野錄

東方朔臨終曰天下無知我者唯曆官太伍
公知之帝召太伍公問之曰諸星皆在唯歲
星不見十八年此夕方出西京雜記

蕭何昴宿之精出文選注又鈎命決
長庚星

太白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而字之出生而
又翰林集序云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
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湖州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
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四十年春湖州司馬如
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出白集

本朝王素待制嘗夢至王京黃闕殿上有紺
服翠冠者曰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昔
以奏牘話許責于世公夢回題詩曰似去華
胥國裏來雲霧深處見樓臺月明冷落雞窓

急驚覺浮仙夢一回晚歲復思玉京之夢詩
曰虛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鳳凰城何時
再步雲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出古今詩話

御史郭弘霸稱武后乃彌勒佛後身出張仁
愿傳

臨水觀形
傳大士名善惠婺州人南齊時降于傳宣慈

家納劉氏女名妙志生普建普成二子梁武
帝時會天竺僧達麼號嵩頭陀謂大士曰我

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出兜率宮衣鉢見在
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

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
應身耳大士呵之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

雙林寺行道入滅出傳燈錄

羊祐年五歲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無此物
祐乃訪鄰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

大驚曰此余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乃知李氏子乃祐前身出本傳

李白後身

梅聖俞贈郭功甫詩以為李白後身詩云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難忘今觀郭氏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字出苕溪詩話

白蝙蝠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老是何人曰混沌初分時白蝙蝠精也出高傳

蔡邕是張衡

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出商芸小說

房縮是永禪師

唐房縮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中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求禪師書笑謂縮曰頗憶

此耶縮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出東坡詩序

邊鏡是謝靈運

江南邊鏡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談願許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出玉壺清話

三生

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平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生子掬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笑之奴云爾時野里即奴身也見鷲得走入冢後為獵人擊殪見閻羅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為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出廣異記

玉華侍郎

莆田方朝散政和中為歙縣宰病熱蹙三日而蘇歷言所見聞天樂聲有女童迎至一城

樓閣明煥金字書其門曰大華之宮正中殿
設椽使就坐俄有道士直前再拜曰碧落洞
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云先生昔有陰功
帝召見白玉樓試文一首帝覽之大喜拜為
玉華侍郎有過下遷羣玉外監與侍女宋道
華泛舟有人間夫婦之想責墮人世生閩中
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出夷堅志
蘇子由在高安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
云其八九歲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
妣方孕夢一僧而眇來託宿聰驚曰戒陝
右人失一目暮年奔五祖終於犬愚逆數蓋
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
鑿脫也出志林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累日每夢登鼓角樓凭
鼓而卧通判詰累夜不三鼓角將對樓
夜有大蛇通判詰累夜不三鼓角將對樓
避

之遂致違更君謨既愈與通判言之遂以君
謨為蛇精出東齋記事

朋友

越人每相能交於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雞
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鄉若
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
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出段公路北戶錄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遇
雪飢寒不得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
俱死之後骸骨莫收我死楚平王愛角哀中
角哀聽之後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
之賢將以上卿禮葬伯桃後角哀曰正
苦荆將軍塚相近今月十五當大戰角哀
至期陳兵馬指其塚作三銅人曰殺下從之
出列士傳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見敏
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出韓
非子

吳季札編帶紵衣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
獻紵衣出左傳

後漢吳祐為新蔡長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
貲乃變衣服各庸為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定
交杵曰之間不出祐傳

後漢范式與張元伯為友春到京師秋暮為
期元伯是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千里何
至期之審元伯曰巨卿信士終不失期言畢范

後漢雷義與陳仲為友情如兄弟時人語曰

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出義傳

郢惲友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
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

吾知子不恐天命而痛歸不復也子在吾憂
而不知手子亡吾手而不憂惲即將客遮仇人

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

補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年二十
餘而融年已五十敬衡而忘年也出衡傳

華歆與三原晉寧為友時人號三友為一龍
歆為龍三原為龍腹寧為龍尾出魏志十三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

曹操感喬玄知已後經過玄墓自為祭文曰
承誓約之言徂役之後路有經過不以斗酒

隻雞過祠沃酌車過三頭痛勿怨坡詩云

隻雞莫忘喬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培

魯肅指困米與周瑜瑜益知其奇遂定僑札

之分謂季札與子產也出本傳

任昉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客北叟皆無術業

逢劉孝標法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著廣

絕交論譏其舊友

盧東美何長師李華韓衢為友淮泗間號為

四夔出撫言握手出肺肝

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

遊戲相微逐詡詡強笑語似相取下握手出

肺肝相示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

若可信一且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

不相識落臨棄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

人自是以為得計出退之椰子厚誌

范文正公贊王元之像曰昔王文正公居宰

府二十餘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冠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

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

之正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

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

出八朝言行錄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

試京師共在李參政一席之分每出謁更為

僕李先登第後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謂韓

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

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遣韓

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出

邵氏錄

耐父朋

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號耐父

奴僕

北齊王元景有奴名典琴出啓顏錄

公孫志節有蒼頭名餘地年七十二出書疏

風俗通 漁童

張志和有奴婢二人奴曰漁童婢曰樵青後

與爲配偶出志和傳

送窮文云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出退之集

王褒有奴號髯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人

鬚長而黑髯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

若春田之苗附以豐頤呈以妍姿黝若玄圭

之垂若子髯既亂且楮枯槁秃痒濁垢流離

亦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爲子鬚者不

亦難哉出初學記

楊雄方言云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

子謂之獲出莊子音義

長鬚謂老僕也老無齒謂老婢也出韓退之

贈盧全詩王川先生洛城裏屋數間而已

號玉川子也王褒僮約

了時但約事守不約為他家男女酷酒子
大怒曰奴寧欲買耶惠曰奴父訝人無欲者
子即決為券之奴復欲使文曰神爵不三券
了不能為也子泉曰諾券文曰神爵不三券
月十五日日資中男王子泉從成萬五千奴
惠買夫時戶下鬍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
百役使不得有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當
穿白縛不裁孟鑿斗浚渠繞落鈕園研
騎地刻大枷屈大奴下床振頭垂釣川葛
華蠟蠶絨不絡住醜醜織履治麤粘雀張
結網捕魚繳鴈彈竟登山射虎入水捕龜
園縱魚鴈百餘馭逐鷓鴣鳥題梢收猪種
養羊育放豚駒糞除常潔餒食馬牛鼓四
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落桑披樓種瓜作
別茄披葱樊槎發苟壟集破封日早蓄雞
鳥起春調池馬兼落三重舍有客至持壺
行酷汲水作舖滌盃整案披蒜劉蘇切脯筭

肉雁芋膾魚包蟹烹茶盡力具鋪已而蓋藏
閉門重寶錢猪縱犬刀與隣里爭鬪當飯
飲盃覆斗嗜酒欲飲美酒入交關伴偶不
我轅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前削
續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四月當披五當編
十織箔樹多取蒲苧益丈一樹八尺為行
蔣相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擊鼓勤心
當不起驚告遊里撐撥柱戶上樓擊鼓勤
作不得遊遊奴老力索種荒織席浣衣當
夜半無事當春一石券不得奸私事當關
不聽教當答一讀券文訖詞窮咋索吃如
扣頭言不手自縛日黃土陌出初學記
大頭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出初學記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九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

習學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
如也則所息望其墻畢如也宰如也墻如也鬲

後樂羊子妻斷織
羊子曰父行懷思妻乃引刀趨機而問其故樂
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於丈匹此
若斷斯機也則無成功夫子積學中道而歸
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七歲不反出本
傳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後
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至之遂為通儒後

吞文石

成子病吐出文石以授充宗又為名學出西

京雜記

沈約孤貧篤志學書一夜必拾卷毋恐其勞

遂疾博通諸史

賈威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

詆為書癡書牛背為字

陸羽潛以竹書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

能讀其記文字書惜若有遺過因歎曰歲月

草當矣奈何不知書因亡去本傳

吳虞翻立易法奏曰郡史陳桃夢臣與道士

布易道在交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

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藝睡語也呂蒙藝語通周易出拾遺記

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與喪

同音人乃著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為從他求仕

示人曰硬弊則改卒以進士及第出五代史

李謐初事小學博士龍蟠後蟠遂就謐請

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

經出北史以瓜鎮心

南史鄭灼苦心如此出瓜時輒偃取瓜以鎮心起

便讀誦篤志如此出瓜時輒偃取瓜以鎮心起

狄仁傑為兒時對聖賢

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責之荅曰黃卷中

與聖賢對語何暇偶俗

責之荅曰黃卷中

與聖賢對語何暇偶俗

褚無量家不觀龍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眾異之長成名出本傳

裴休方兒講經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曰不食酒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出本傳

尹知章少年未通夢人持巨鑿破其心若內劑驚悟志思開敏遂明六經出唐本傳

柳仲郢幼嗜學母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取勤焉出唐本傳

讀書眼如月鏤隙靡不照山谷詩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望鼎湖出東坡詩

錢思公言一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經讀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出歸

田錄小說上厠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出歸

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出范祖禹集

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江河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出韓書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它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出本朝蒙求

王荆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

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
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
契之時有政事何書可讀荆公默然出邵氏後錄

頃歲孫莘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
之曰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為文自工世患
有文少又懶讀每出一篇指出即求過人如此鮮
公以其者疵病不讀必待人指出有味出東坡雜記

幼悟

漢終軍年十八號終童西征賦云終童山東
之英妙出漢書

荀爽字慈明八龍慈明無雙出魏志
穎川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出魏志

見兄弟門陸雲六歲能文

白居易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雖試百
數不差出本傳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成
作一囊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出老杜詩

曹操有象欲稱之不可得子蒼舒曰載於舟
刻其木以他物較也即知輕重乃從之出魏
志

王戎七歲當路有李羣兒競取王戎獨不取
曰李當路而繁必苦李也果然出晉本傳

揚收十朝之善屬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
其藩收曰爾非羸角者何用觸吾藩出

本傳

對琅琊之稻

李百藥七歲能文父友陸義等共讀徐陵文
有刈琅琊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
春秋郈子藉稻杜預注在琅琊客大驚出本
傳

高軒過

李賀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
使賦詩援筆輒就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
是有名出本傳

聳壑昂霄

房元齡幼警敏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
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
壑昂霄爾出本傳

賦方負動靜

李泌七歲知為文玄宗禁中有負傲者九歲
升坐詞辨注射童子豈有類若者傲跪曰臣舅
固當然因問童子

宗禁中有負傲者

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
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負動靜泌曰願

聞其略說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

靜若碁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
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得奇童出祕傳

八歲吟華山詩

寇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
齊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出陳輔
之詩話

小友

王禹偁年七歲已能文簡公從軍事始
知之留在子弟中講學一日太

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

寫之屏間禹稱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

公嘆息相經緯之才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
公及入相禹偁已掌書命矣

張方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

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曰吾已得其
草人曰天下奇才出蘇內翰墓誌

本朝賈黃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
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
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
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去萬里
誰能測不翰出聞見錄

晏元獻公殊父本撫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虛
巳知徐州一見奇之薦於楊大年以聞時年
十三真宗百試詩賦疑其宿著明日再試文
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書省正字令於龍
圖閣讀書師陳彭年張文節薦之召至闕下
值御試進士便令就試公一見題曰臣十
前已作此賦若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
不隱卒至大用出筆談又溫公日錄

唐裴敬彛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
頂出本傳左持干戈右取俎豆

曹武惠王彬姓生周歲父母以百玩觀其所
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
印後為樞密使贈濟陽郡王出玉壺清話

杜祈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
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
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
流父之得免而帽竟不濡出記聞

擊甕圖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有大甕一
兒足跌墜水中羣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
水迸出兒得水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韶
中至今京濟間多為小兒擊甕圖出冷齋夜
話

温公云光不謾語脫胡桃皮
不謾語五六歲弄胡桃皮
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詞之復來問脫
何得謾語自是脫也出謾語後公以誠授學者
曰自不謾語入是也

博學

探脅得魚

仲尼困於陳蔡從者莫能興夜絃歌於堂上
有異人貌甚偉被甲持戈立於庭下路與
之鬪父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
其脅子路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
食之明日遂行出事實
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
之書不能讀使使者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
王閑居有赤雀啣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

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
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
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啣
之始天授也出抱朴子

北史斛斯微博覽樂有錚于者近代絕無此
器有自蜀得之莫識斯微見之曰此錚于也
遂依于寶周禮注為芒苧振之其聲極清衆
乃歎服按南齊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人段
祖以錚于獻鑑錚于者古禮器也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筒色黑如漆甚薄
又有銅馬以繩懸焉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於下絕古莖當心曉柱以手振
則聲如雷良久乃絕古莖當心曉柱以手振
紀

書麓

李邕淹貫古今然不能屬文故時號書麓出
本傳

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知者唯張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得亡書校無所遺上奇之

青藜杖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

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乃吹杖端煙燃文以

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

曙而向去金之請問其姓名曰我乃太乙之精天

帝聞卯金之子博學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

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故王介甫戲

劉貢父詩云不知大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

照公出事見拾遺

鄭康成號經神苑出拾遺記

南史陸澄好學博覽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

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各

數條并舊物奪去出南史

主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門庭墻

溷皆著紙筆遇得三句便書記之出晉書傳

王充著論衡閉戶潛思戶牖墻壁各置刀筆

遇得即書後出本傳

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

為繁只作十卷出殷文圭啓注

唐商賤猷號五總龜龜一千年五聚問無不

知出儒林傳

唐谷律那九經庫

唐房暉遠五經庫

隋房暉遠五經庫出隋書本傳

梁博昭博學府極古今號曰學府出南史

五代朱遵度博學號幕府書厨出十國紀年

丁用晦序云學慚鼠獄智乏雞碑出芝田錄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號曹氏書倉出拾遺

辨中山銘

梁任昉水旬服黃鍾啓靈祉瘞在三上庚墮

上筮言中巳六千三百諸子世世訪人五世孫

遇七時莫能辨因戒諸子世世訪人五世孫

升之寫以授鄭欽說行三十四年却語曰甸服五

百者黃鍾十也一也由大中四年却語曰甸服五

四上庚也五也一也由大中四年却語曰甸服五

三上庚也五也一也由大中四年却語曰甸服五

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出唐本

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時譽

日洽以深博無涯淡篋子出職官分紀

柳子厚貶末州司馬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

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辭章必不能以

易此孰得孰失出韓退之子厚誌

五代張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

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
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
耶同大異之出五代史張策傳

王充家貧常於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
能誦憶遂博通百家

江南陳彭年禮文祥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
郊廟禮儀多委彭年援引故事頗為該洽常

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
敢詰問出筆談

楊文公億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
處每段用袖被小片紙錄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

人謂之袖被焉出呂氏家塾記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

大監旦替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
縑以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

五疋正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侯所解
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

脩之制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
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夏少沮出湘山野

錄

劉原父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
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

嘗與呂臻濟叔同在禮部日夜視鎮星指曰於
漢當留土不乃得女居數日使者言宮中兩

夫人當就館數日果生兩公主出劉行狀

謝顯道云嘗錄古胡安國云謝先生初明道先
生曰是玩物喪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

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又看明道讀史又却逐
行看過謝甚不復後來省悟却將此事作話
頭接引博學之士出近思錄

文章

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而向北斗告備忽
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授之
出搜神記

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云字中皆挾

風霜出西京雜記

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

論揚雄作賦有夢賜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

桓潭子曰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吐五臟在地

羅含夢吞五色鳥自後頓有文章出六帖載

晉傳

王珣為桓温椽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

議皆珣所草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夢郭

璞曰吾有筆在脚處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

五色筆以還之爾後絕無美句出南史本傳

江淹嘗夢張景陽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
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其人恚曰那得割
截都盡願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以遺君自
爾淹文章蹟矣出本傳

李白少時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瞻逸出天寶遺事

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出本傳

王勃嘗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一

人拊掌而笑覺後胃中如物噎後見孟郊乃

唐張鷟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止于庭太

公曰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汝殆以文瑞朝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從天而

下取一團香之遂精雅道出郡閣雅談

紀少瑜嘗夢陸陸以一束青錢管筆授之曰

唐尹知章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

破其心若內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明六經

五代劉贊文思遲乃禱乾象乞文才一夕夢

吞小金龜自後大有文思氏朝為學士有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江水浣之自是

五代王仁裕少夢飲西江水見水中沙石背

五代王仁裕少夢飲西江水見水中沙石背

有篆文其後文思日進出五代史

錦繡腸

李白送仲弟令聞序曰心肝五臟皆錦繡耶

謝廷皓以錦繡賦著名號錦繡堆出撫言

夏英公言楊文公之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

耳議者謂英公也出東齋記水迅急至於汪洋

黃生學詩用力新急手疾口如翻盆邇來結

字穩且勻徑須赤手縛麒麟出后山詩

韓浦韓洎能為古文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

為文譬如繩縛草舍庇風雨而已予之文造

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

助爾添修五鳳樓出談苑

抱朴子云五典為笙簧三墳為金玉

孫綽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

鼓吹也

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岫云此賦乃一片宮商

也出比夢瑣言

謂張九齡也出玉堂遺事

謂韓退之也出李白集

唐李嶠前與王楊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

晚諸人沒而嶠為文章老宿出本傳

曹植七步成章號綉虎出玉箱雜記

會通錄

謝希深文中虎以啓謁楊大年題四句扇上曰此文

中虎也出歸田錄

蘇頌封許國公張說燕國公以文章顯故時

號燕許大手筆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

垂琳琅一毫芒出邵氏後錄

文章日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

可獨扛出同上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君苗見兄文欲焚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杜審言衙官屈宋可使屈宋作衙官出本傳

杜牧李賀集序云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白地明光錦

孫興公云曹毗白地明光錦裁為負販袴非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常謂如干將莫邪難

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出本傳

杜南朝戲太清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

之水皆出王立之詩話

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好莊老作道德論

及文賦王洵好論儒道文詞不如晏天下翕

然宗之王洵之學

然宗之王洵之學

四

論

此後有脫尾板

名理之學咸行後晉衛玠與王敦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振玉聲於江微言緒絕而復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
正始之音 衛玠傳

海涵地負

退之樊宗師墓誌其富若生若萬物必具海涵地負故恣橫縱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也

怪奇

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 退之送窮文

橫驚別驅

退之贊曰愈以大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未派及利以橫刺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括聖人本傳

龍翔鳳躍日光玉潔

退之為文汗爛卓犖 浩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 鳳躍

辭然而韶均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李漢韓文序

茹古涵今入神出天

皇甫湜退之墓誌云茹古涵今無有端倪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飲豪曲快字凌氣怪殺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

玉環瓊瑤

退之祭子厚文玉佩瓊瑤大放厥詞不善為辭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

袖手問

有江有海

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 文粹集

穿天心出月窟

皇甫湜顏况集序云遠歌長句駸駸踣厲往穿天心出月窟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也

破星心

孟郊詩似聞孤鳥口說破落星心東坡云說破星心如雞鳴

清江橫海

潘岳傳其日機文喻海清藻如江

愈頭風

陳琳作檄草成呈魏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於讀淋所製不起日愈

我病

王平甫答蘇頌秋日詩意吟往句詩消暑遠勝前人微愈風隱居詩詩

捕長蛇騎生馬

孫樵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技

地倚天句句谷注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

魏文帝與曹洪書游雅渙者學藻繪之綵注
繪憶遊之出茗溪詩話
老杜夔府書懷云藻

孫樵與王霖書曰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
無擇得於皇甫持正得於韓退之然樵
未嘗與人言及文章懼得罪於時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賈賓王皆以文章齊名
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
前耻居王後議者信然出唐文藝傳

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
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
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

李賀杜甫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時冠

出唐文藝傳奪袍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虬先成賜袍

宋之問俄頃獻后覽之更奪袍以賜之出本閣士和事蕭穎士穎士死著論稱穎士所長

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出唐文藝傳八吟賦每入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出

温庭筠工賦又撫言云庭筠未嘗起草作賦比夢瑣言韻場中號温八韻吟

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出顏氏家訓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出談

苑
作文有三上馬上枕上廁上出歸田錄

喜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摠十五卷一

日雷在上帝命吾攝六老人叱遠知曰所泄者書

何在青天保衛金科秘藏玄都何者輒藏箱

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

帙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出出異人記韓

文注詳見柳子厚龍城錄許景先能文張說曰許舍人文雖乏峻峰激

流而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餅熟成一韻出歸田錄

眉州人朱台符敏博少賦名同輩課試以尺度日晷八寸而台符一賦已就出玉壺清話

山林臺閣

夏英公嘗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曰必顯歐公云文章雖出於心術之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言者所尚也臺閣之文其氣枯槁道不得行著書立位於時者所尚也王安石國嘗語余曰文章雖是官樣官樣豈亦謂有館閣氣耶出歸田錄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上窺姚姒渾渾無涯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出韓

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

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

實遂光曄

養其根而俟其膏者其光曄學之二十年矣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學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唯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如是者亦汨汨然其來矣如也當其取於心注於手也汨汨然其來矣如是者亦其取於心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然後肆焉出韓退之書

言浮物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浮者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謂成乎出同上

時時應事作俗下語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
以為好小慙以為小好大慙必以為大好不
知古文真何用於於今世也出韓與馮宿書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權愉之辭
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嘗發於
羈旅草野若王公貴人氣得志蒲非性能而
好之則不暇以為出韓荆潭詩序

其文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
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出韓序

李翱祭退之文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
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開合怪
駭駘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出韓

故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澣若江漢正聲
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

失一詞出韓上襄陽書
王翊乾亨初拜中書舍人昭陽殿成朝獻賦
頌又白龍頌每賜予稍緩必揚言曰吾賦字

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出職官分紀
天聖中吳育甲科進士應賢良入高等文詞
雅正天下推之晏元獻曰以六論分六州當

為六州翰動如飛官分紀
唐李巨川乾符中以刀筆從王重榮為書川
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軍書奏請堆積巨川

文思敏速翰動如飛
歐陽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
仰不動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

可以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
是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不出神

山房十卷
十八

道碑

雄渾瓌偉

南豐文章之標驚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

期也出王震南豐文序

桓温比征鮮卑喚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手
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
以倚馬事為李白事非也出學林下晉史

入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
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
唐興復起夫政龍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
大音不完故也混一而後大振出劉禹錫柳

文序
正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出
同上

天下之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然如繁星
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出
同上

唐崔評王勃文章宏博非常人所及盧照鄰
揚盈川可以企之不然盈川文如傾河優於
盧而不減王

唐蘇廷碩為中書舍人元宗平內難書詔填
委獨廷碩口授輕重無差書史曰巧公徐之
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
泉吾所不及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

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

謀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農雲鬱興震雷具

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駭矣閭朝慮如麗

服人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罪人矣堅問今世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
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輕肌臚體雖
濃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素練實
濟時用而多玷缺堅謂篤論出主勃
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出主勃

孟子之文老泉論韓歐文深不為峻刻斬絕之言
而鋒不可犯韓子之意深不為峻刻斬絕之言
轉而魚龍蛟龍萬怪皇之感而抑絕之蔽掩不使自流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委備往復萬折
避不致迫視歐陽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
而容與閑易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
然而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
然長其原油然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
陸贄之文遣言指意切近乃歐陽之文意
蓋贄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也

如峻峯絕壑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於時
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
踰

東坡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
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所不可及其與石曲
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者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可止如文章而已矣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全類戰國文見蘇軾制
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見蘇軾制
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脩英宗實錄謂
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出邵氏後錄

東坡作表忠觀碑似諸侯王年表
逢在坐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漢王褒蓋易之也
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漢王褒蓋易之也

前集十卷

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
流乎公曰相如子雲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
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坐客悚然曰畢竟
似子長何語公徐曰漢以來諸侯王年表
也出潘子岳詩話

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於書祈大湖神文其
體疑出於國語甲武侍御文其體疑出於莊
騷其哀歐陽詹獨孤申叔之文疑合於莊子
內篇賈誼賦之體

天對則在屈平之天問其乞巧之文則擬揚
雄之逐貧先友記則法家語七十二子解

東坡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

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
和氣少出同上

山谷高吟陳無已擬第似董生公孫
親炙南豐擬試二策正似董辭嚴過公孫出
秦會之書

唐裴延裕在水缸下水缸下水缸下水缸太
祖受禪張洎為學士號上水缸又號急灘頭

李賀工詞章尚奇詭所得皆超邁絕去翰墨
畦徑每旦騎款段馬從小溪奴背古錦囊遇
所得投囊中及歸足成日率如此母使探囊
中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

劉表自作書與孫伯符下兒看之邪將使張
如表之自作欲使孫郎帳下兒看之邪將使張
子布見邪出魏典略每字三疋綰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白居易為碑皇甫
湜為從事在坐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信
立就於門下矣裴謝之因請之湜飲酒揮毫
千緡酬之湜怒曰何待之薄也其碑三
每酬三匹縮更減五錢之不得裴聞之笑依
數酬之湜受之無媿也出唐聞史
孫覺謂淮西碑如詩書銘如詩秦少遊謂退
之元和聖德詩與淮西碑如兩手
蘇子由云退之作元和聖德詩哀劉闢之死
曰婉婉赤立偃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
及其徒體骸撐柱未及取關駭汗如雨揮刀
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何其
陋也

公羊稱卻克眇季孫行父秃季孫良夫跛齊

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
除跛者也張蒼傳去年老口無齒今蓋去年
及口中也張蒼傳去年老口無齒今蓋去年
劉知幾史通潘允行詞

晁氏客語曰潘允行西夏詞云敢於移國諱之
文犯我宗祖之諱改云乃於移文有失恭謹
張天覺曰乃於移文有失恭謹

沈存中筆談云穆修張景同朝豈待旦于東
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死二
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
蹄而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
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持謂之工可嘆也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
說歐公思有以調之一日大書其壁曰霄寐

匪貞札闈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
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靜傳云震
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
震霆不及掩耳者係再改

柳子厚乞錦心繡口出柳集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
六錦心繡口出柳集

柳子厚記其先友為父墓誌意欲著其父雖
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
矣及從而譏病之何也時子厚與各官爵好
譏議如此則為尚書郎可知也退之云不自
貴重者其資如此出邵氏後錄

柳子原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慧者一人
持馬至郭聯門下甲者出太尉笑曰吾戴頭
來矣宋景文脩新史曰吾戴頭來果何人頭
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果何人頭耶出邵氏

後錄

言有論相如子雲不正是氣以為譎諫之文
賈誼鋪陳帝王之道以為化之徒為通儒之文
為財成之文董仲舒劉向之徒為通儒之文

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公江左
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
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
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嘯
齊道真涑洑聖涯於法愈倡之柳宗元李
翺皇甫湜和排逐家法度森嚴抵轅晉魏
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出唐文藝序

三十六體

李商隱初為文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
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而繫縛過之時温
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出本

前集二十一卷 十三

傳

澁體

唐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鷓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統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後進效之謂澁體出朝野僉戴

腹藁

王勃作滕王閣序都督遣吏伺之一再出語益奇都督矍然曰天才也每屬文磨墨數則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寢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腹藁本傳

沐浴敢見

李迪為舉子時從仲塗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贊與謁俱入父之門塗出一日讀君自出題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聞見錄

絕妙好辭

會稽上虞長尚度使邯鄲淳作曹娥碑其輩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為少妙字也曰黃絹為色絲絕字也壑曰為受辛辭字也乃絕妙好辭出後漢

辭勝理勝辭

侯希聲以謂李觀之文詞勝理韓愈之文理勝辭出李觀傳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一

詩律

鍾嶸評詩

潘安仁詩出於仲宣翩翩如翔禽之有羽毛

張茂先詩出於王粲與託不凡恨其兒女情

多風雲氣少邪景純憲章潘岳變平淡之體

文稱中興第一陶彭澤詩出於應璩又協左

思風力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二王袁謝五賢

出於張華才力苦弱務為清淡殊得風流媚

趨謝玄暉詩出於謝鯤微傷細密一章之內

自有玉石出鏡瑩詩話

鍾嶸品曹子建詩羣倫之有龍鳳五音之有

笙竽孔氏之門則公榦升堂陳思入室灌陸

自可坐廊廡之門也

流風回雪花飛草

南史丘遲文辭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
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本傳

謝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
謝眺長五言沈約云二百年無此詩也

唐皇諸孫賀字長吉歌詩之少和中韓吏部亦頗取
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
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

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
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
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便莽丘隴不足為其

怨恨悲愁也鯨喙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
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
也賀生年二十七死矣使賀少加以理僕奴

命騷可也出京兆杜牧之序李長吉歌詩
唐太和五年十月
渾涵汪洋千彙萬狀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
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詩律競
相公襲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持華者質反
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杜甫
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
足甫乃獸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
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出本傳

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
吞曹劉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纖麗盡得
古人之體勢出元稹集

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
長於豪逸陶潛元籍之詩長於冲淡射靈運
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凌庾信之詩長於藻

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
長於豪逸陶潛元籍之詩長於冲淡射靈運
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凌庾信之詩長於藻

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
長於豪逸陶潛元籍之詩長於冲淡射靈運
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凌庾信之詩長於藻

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
長於豪逸陶潛元籍之詩長於冲淡射靈運
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凌庾信之詩長於藻

麗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

石林葉少蘊論老杜

禪宗論空門有三種語其二截斷眾流謂超言對非情識所到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謂老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謂老杜詩亦有三種語蓋乾坤句落花遊絲白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落花遊絲白露日靜鳴鳩亂燕青春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地關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出石林詩話

王荆公論老杜

甫之詩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無施不可故其有平淡簡易者有綿密精慤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師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籍若

貴介公子者蓋緒密而思深所以光掩前人而後者無繼也出齋閑覽

石曼卿詩如春服既成春酒既歸迅逸不可言歐求叔

歸王介甫如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

曾不覺今得人神慢子細點檢不無利鈍梅聖俞

詩如深山人道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

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

適口者少世以爲知言

東坡嘗云黃魯直詩如蟋蟀江搖柱格韻高

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

詩之流體格句法二十賦頌銘贊文誄箴行吟咏題怨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

有舉子詩鵝腿子
謂鶴膝詩投汴帥王智興曰莫有鵝腿子不

謂鶴膝詩投汴帥王智興曰莫有鵝腿子不

沈約曰詩有八病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
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切欲白修飾
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
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又別離來思
皆平聲也出詩苑類格

雙聲疊韻

上官儀曰詩有六對四曰雙聲對黃槐對綠
樹是也五曰疊韻對花紅是也出詩苑
類又杜甫融雙聲對花紅是也出詩苑
華又杜甫融雙聲對花紅是也出詩苑
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出詩話
九歌云蕙殺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今倒

用之謂之假對

自朱祖之流狼狽亦禽赤子之流離人是也朱邪李
克用祖之流狼狽亦禽赤子之流離人是也朱邪李

子推楊梅是也出同上

鄭谷與齊已黃損等定今體詩云一曰葫蘆
格二曰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格葫蘆韻者
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格
退如李師中送唐介詩兩韻中用韻進退格
也出青箱雜記

賀方回學詩於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於
澆谷奇古不流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
事不用於聲律比興深通於物理用事工者
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涯氣出於言
外浩然不可屈出直方詩話

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
蓋疎對親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之句格此
聯以對密對疎以對宗謂惠洪不曉古人之句格此
對也出藝苑雌黃句法

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
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負鹽出井此
溪女打鼓發舡何處郎今俗謂之換字切句
法出禁齋

歐公詩云折句格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
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想出行客過梅橋
滑免老農憂麥隴效此格也出茗溪詩話

禁齋有促句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山谷
觀李伯時畫馬用此格云儀鸞供帳鬢虱行
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燠淚縱橫木穿石

樂未渠透坐窓不教令人瘦貪馬百段逢西
野桃尋見此玉花驄經思着鞭隨詩翁城西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反照入江
翻水石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皆響五
言詩第三字要響字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

花浮字落字皆響字謂致力處也出童蒙訓
老杜詩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
定留人耶山谷猶愛其深遠閑雅也出詩眼

賈島浪仙京師騎驢一日得句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敲字煉之未
定遂於驢上引手作敲推之勢時韓愈為京
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

道所得句云云韓謂島曰敲字佳矣遂與並
警而歸與為布衣之交出嘉話

陳本明論詩云前輩作詩言用不言體若今
履聲出漫漫詩話又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
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知之荆公云
含風鳴綠鱗起弄日幾黃裊裊垂山谷云
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荆公又
云縑成白桑霜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出冷
齋詩話

髮髯形容

李義山雨詩城城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
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諸人味物不待
分明說盡只髯髯形字便見好處出童蒙訓
鬚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蠹蠹釘頭生吳雞鬪
敗絳綃碎海蚌决出真珠明誦此則知是茨
出梅聖俞詩海蚌决出真珠明誦此則知是茨
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平池碧玉秋波
誦此則知是荔枝出坡詩風平池碧玉秋波

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闕新粧輕步
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是蓮也出張文潛
雕蟲蒙記憶烹鯉沉綿不說作賦而說
盡不說寄書而說烹鯉沉綿不說作賦而說
頌椒添諷味禁火上歡娛不說病而說沉綿
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出呂頌
童蒙訓

西崑體

義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
義山號西崑體景祐慶曆後歐公始矯崑體
專以氣為主出詩話
長說謫并州刺史詩愈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出本傳

薰風騷句

文宗與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以謂詞情
俱足命題於殿壁出本傳

劉又作冰筋雪車二詩見韓愈出盧仝孟郊

右出韓愈詩

馮定為太常工部文宗見異之曰豈非能章句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詔悉以所著上出本傳

楓落吳江冷

崔信明嘗稱其文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投諸水中引舟而去出本傳

劉禹錫既貶還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玄

州刺史看花君子詩話譏忿當路不喜出為藩

言始諸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若震又

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出本傳

征人早行

李益長於詩每出一篇出樂工爭求之至征人

雜林售價

白居易最工詩當時人爭傳雜林售價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相輒能辨之出居易

諷諭閑適感傷

居易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情性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雜律詩為世人所愛出同上

錦綉成文

建安後詩律屢變至沈約以音韻相媿附及宋之問沈佺期文加靡麗回忌聲病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出本傳

奪錦袍

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

史兼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成文

杜牧謂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

肌骨殆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

劉禹錫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言其詩在處

應有神物護持出本傳

揚徽之能詩似太宗嘗寫其警句十聯御屏上

中僧文實謂必以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

長鬣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作花骨出言行

蘭陵絕唱

元積在越時辟竇華工詩與之酌答故鏡

太宗嘗作宮體詩虞世南曰聖作雖工然體

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臣恐此詩一

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

南史鮑昭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綻芙蓉自然

可愛顏延之詩若鋪錦列繡彫繪蒲眼出顏

長沙徐東野詩浮翠輕艷皆鈿華歌舞媚一

日城剪紅刻翠而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

玄宗坐沉香亭樂章有所感欲得李白為樂章

麗清切詞云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

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出本傳

東坡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極其至集大成

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出本傳

唐李陟詩真搜得詩窟

白樂天詩唯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

劉禹錫詩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為詩豪

劉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得輿詩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出秦系詩

李賀工詞章每旦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

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日萃如山出賀詩

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窖子高若訥出後史補

詩壇推子將出永叔詩又東坡與歐公子

詩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秋來不見漢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

丁晉公有詩戰詩云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

曹劉是七雄詩戰場

收拾從來古錦囊今知老將敵難當囊中尚有毛錐子花裏樽前作戰場出山谷詩

林逋集註曰樂天元徽之唱和以筒着詩往來謂之詩筒

唐僧詩髮為作詩班東坡云尚嫌剃髮有詩班謂此

詩權出薛昌詩債出賈司倉林逋詩曰逝去

南史蕭文琰江一拱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擊針

江拱共擊鉢音韻響絕而詩成出王僧孺詩魏文帝嘗令弟陳思王七步作詩如不成行

大法子建乃應聲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說

後魏彭城王聰從幸上黨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令就也時聰去

帝十餘步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出職林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父不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即應聲成文再詔賦之復無停思帝悅

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李杜之後詩入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出東坡志林

老杜記蘇渙誦詩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子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天接湘娥江外悲百靈不敢散風破寒江遲注變白為黑髮以聞其詩

之故

白樂天詩云人皆有一癖我癖在章句

王平甫蘇頌秋詩忽吟佳句詩消暑遠

吾聞淫畋刻削天物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

死不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於稿

浚坐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耳出笠澤叢

山谷以集句為百家衣注云小兒文祿也出

陳後山荅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

足下道也出後山詩話

吳均有詩曰秋風吹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

然約曰我始欲然印已印記也出談藪

抄老杜詩抄詩聽小胥山谷詩豈作牛腰束傳

山谷詩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深思苦

求乃得經年方遂偶句出撫遺

賈島詩思遲澁杼軸方得至如鳥從井口出

孟浩然與王維善私邀入內院俄而元宗至

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

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

浩然與王維善私邀入內院俄而元宗至

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

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

朕所著至不才明主棄之因放還出唐文藝傳

梁曹景宗破魏旋帝御光華殿宴飲聯句景

宗不得韻顏色不平啓求賦詩不兒帝今賦

來笳鼓二景宗操筆成詩曰去時兒女悲歸

孟郊為詩劇目鉢心推擢胃賢如霍去病出南史

擢胃賢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

而與世推移之孟郊銘

呂居仁以歌詩至豫章始大出而學者同作

共錄其名曰陳無已潘邠老謝無逸洪龜父

饒德操何正平徐師川林子仁洪玉父汪信

民李希聲韓子蒼李商老晁師川正平曰吾

乃居行間手韓子蒼云我自學古人夏均父

又以在下列為恥出呂居仁集又自家選

李白李賀遺機杼散在人間不知處聞君

在芙蓉江日闕鮫人織秋浦出齊已詩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瀾漫至晉宋

川象日彫耗中問數鮪謝比近最清與齊梁

氣象日彫耗中問數鮪謝比近最清與齊梁

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公襲蕩剽

孟郊受林實雄鷲冥觀動古今象外逐幽好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鼻數禁肆紆餘奮猛

君詩多態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出退之集

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阿買不識

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昂亦足張吾軍險

語破鬼膽高浪駕天輪不盡朝為百賦猶鬱怒

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朝為百賦猶鬱怒

暮作千詩轉迺緊搖毫簡不自不供頃刻青
天浮海蜃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
蚓出同上一鏗金曼玉千餘篇膾舌炙爵人
口傳須知一丈夫氣不是綺羅人語言出
今年救放去年左遷夜即道琉璃水願掃
鷓賦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
水動三湘出太白集起玉為蟾蜍冰作滴
絲欄開寶鴉黑天孫夜拾瑤草歸醉舞銀
鬪春碧燭皇細鍊崑崙夜拾瑤草歸醉舞
香風暗漾雲錦囊花史司書青帝國樓成
下傳消息喚起虹霓掃東壁出汪彥章天
鏡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州出王逢
清占月中三峽水麗偷雲外小洲春出沈
僧寺聚觀刊石處人家傳寫掛牌時出孫
琴有調聲秋轉淡詩無僧字格還甲出鄭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旨揮中出杜
轉戰風騷如甲胄平分才學過權衡出孫
轉戰風騷如甲胄平分才學過權衡出孫

身不恨辭官卑句好當甘得味遲出林楚
材杜牧一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養處肥
杜牧無遺恨波瀾蜀老成出末叔
毫髮無遺恨波瀾蜀老成出末叔
舍窄吟怕酒缸停出林通吟成一首字
斷數莖髮出盧延遜
三聯出五林通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出齊
韓駒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一 終

